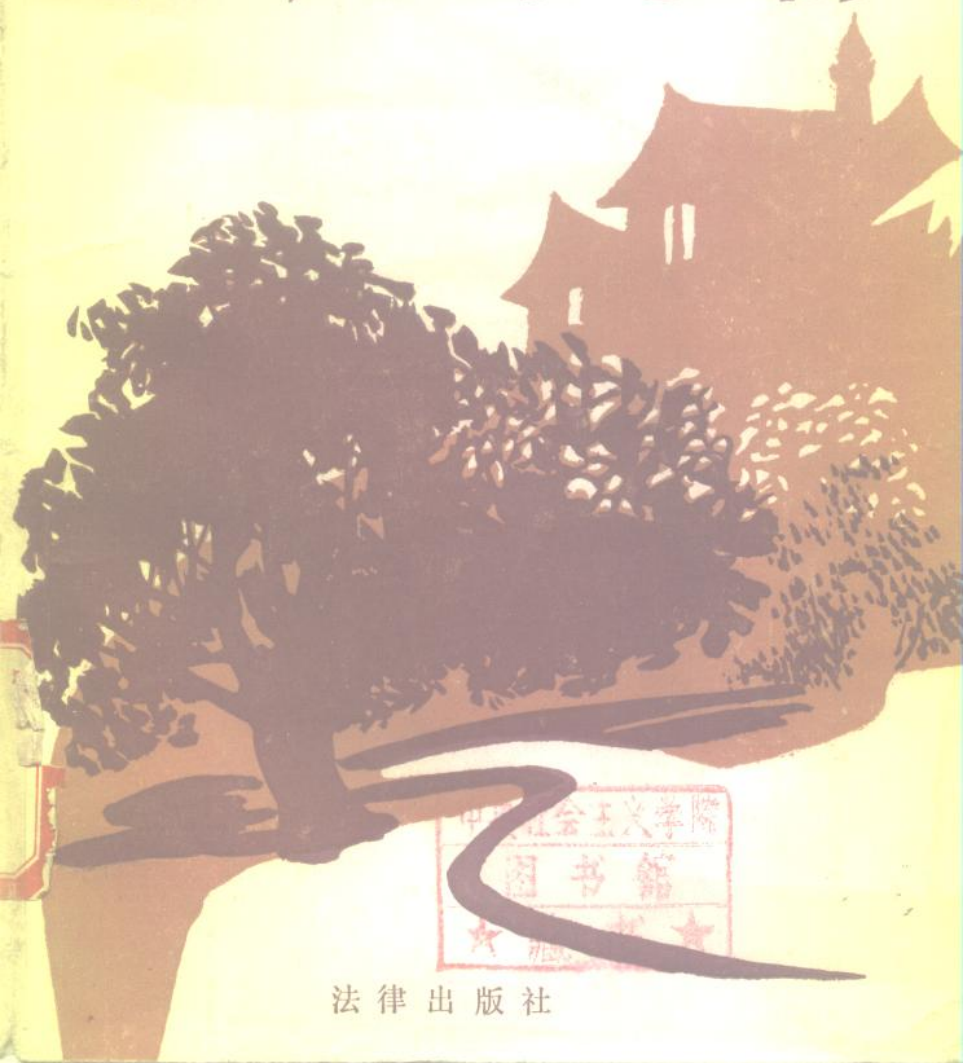


〔日〕井上靖 著
施元辉 孟慧娅 译

红 庄 的 悲 剧



法律出版社

70308

34
红 庄 的 悲 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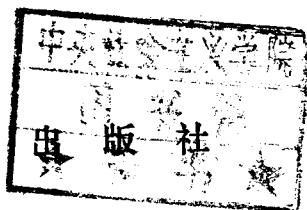
〔日〕井上靖 等著

施元辉 译
孟慧娅



200199249

法 律



内 容 说 明

红庄是一座明治时代建筑的无比豪华壮丽的贵族别墅。它的主人是两位美丽端庄的年轻女性：子爵夫人和丈夫前妻的女儿御冬小姐。以不同理由作为客人先后住进红庄的年轻画家、心理学学生和小说家，在不长时间内不得不上可悲的自杀道路。两位女性也死于非命。小说家的我，甚至在把手枪对准自己脑袋时，依然迷惑不解——究竟谁是红庄悲剧的制造者呢？

本书收入了当代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等人的6部小说。

77/32

红 庄 的 悲 剧

〔日〕井上靖 等著

施元辉 孟慧娅 译

法律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204,000字

1988年2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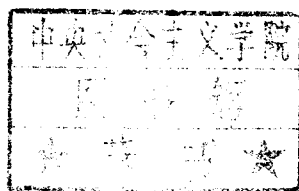
印数00,001—23,000

ISBN 7-5036-0211-2/I·9

书号10004·030 定价1.80元

目 录

红庄的悲剧·····	井上靖著	施元辉译 (1)
香代之死·····	黑岩重吾著	施元辉译 (28)
跟 踪·····	松本清张著	孟慧娅译 (47)
复制的脸形·····	草野唯雄著	施元辉译 (67)
海的请帖·····	笹泽佐保著	施元辉译 (95)
V 形手指·····	森村诚一著	施元辉译 (124)



红 庄 的 悲 剧

井上靖 著

施元辉 译

我作为宽敞的红庄别墅唯一的残存者，为了尽自己的责任，想写出这篇手记。

然而说到责任，事实上，我并未对任何人许过诺言，并且也没有非这样作不可的义务。那么我是为谁而写呢？——是的，我不知道为谁。我只是蓦然感到，我倘若不写出这篇手记，似乎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此刻我的心情用人们常说的死不瞑目这个字眼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我觉得，如果我不写出这篇手记，那些也是死不瞑目的死者们一定会用寒冷的目光从什么角落瞪着我。说强烈一点，或许这是命运之神向我索取的最后一篇手记吧！

这死不瞑目的死者，既可认为是在那雾霭朦胧的深夜，在柏油路的一个角落悲惨地断送了生命的青年画家 岐 部 郁 夫，又可认为是在那昏暗的疯人医院的病室里疯狂死去的贺谷了介。或者可能是抛弃了他被学术界公认的辉煌前途，而投身到濑户内海自杀的心理学生正木敏也。

这死不瞑目的死者还可想象为其妖艳的肉体至今仍卧在井底的秋代夫人，和弹着钢琴从容而逝的美丽的御冬小姐。

唉，说不定还包括写完这篇手记后，将冰冷的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的笔者自己。

总之，包括我在内的这六个不幸的人，不是世上可怖的恶魔，就是可怜的牺牲者。谁是恶魔，谁是牺牲者，——当然，我所有的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已经消耗殆尽，对其真相连只形片影也无法弄清了！

只有没卷入这场事件漩涡的第三者，即这篇手记的读者，或许能将红庄的悲剧的真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既是这篇手记的使命，也是让我举笔写这手记的不幸的屈死者的悲惨呼叫吧。

去年十月末，一个雾霭茫茫的深夜，我高中时代的朋友贺谷了介突然来到我在郊外一幢小楼房内的住所。

“七年没见面了。”

他说着走了进来，熟悉的声音是那样令人感到亲切。他怕冷似地将大岛式便装的衣襟用手拢紧，蹒跚地走到我对面的椅子那儿坐了下来，我不由地盯住了他的面孔，没想到他的面貌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他的身上笼罩着一种不可言喻的阴影，仿佛他正被一种莫名的苦恼折磨得疲惫不堪！只有那嘴唇紧绷着的侧脸还残留着往日美青年贺谷的面影。

“实际上，今晚我是为了告诉你一些事而来的。”

我们简单地寒暄几句后，贺谷以奇怪的生硬口气这样说道。

“你不要急嘛！好久没见面了，先干一杯！”

我赶快打开酒瓶的盖子，将酒倒在两个杯子里。

两个酒杯碰在一起了。

现在想起来，从这瞬间开始，我卷进了这之后仅三个月就夺去了六个人生命的恐怖事件之中。

“真的，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认真地听我讲，或者你也不相信我的话……”

喝了两三杯酒后，他那略涨红的脸上，泛起一丝空虚的微笑。

“真的，就象小说似的，就象你要写的小说似的。”

说着，贺谷开始讲述他那奇怪的故事。

我忘记说了，我也曾发表过两三篇小说，而被承认为新近的作家的。“冬木荒木”，一说到我的名字，肯定有不少人会说：“哦，是他呀。”

贺谷了介是红庄的一员。说到红庄，住在夕阳丘一带的人无不知道这是有名的极其堂皇富丽的山庄别墅，连住在完全不是一个方向的我也屡屡听到这个山庄的名字和住在那里的美丽的女主人的艳闻。

据说这座现在已相当古老的建筑，是一个荷兰人不惜重金建造的。当时并不叫红庄，不知是大正哪一年，这座建筑转到了山边子爵的手里，成了他家的别墅。这以后，虽然谁也没有特地给它起这个名字，可是却被称作红庄了。

山边子爵，就是五年前客死在巴黎的那位赫赫有名的山边清造氏。子爵死后，遗下了后妻秋代夫人、先妻的独生女儿御冬，以及莫大的财产、豪华的宅邸和这座红庄别墅。秋代夫人看上了这座别墅，在丈夫死后，就离开原来的宅邸，搬到红庄来住了。

贺谷是山边家的远亲，大约在三年前因病辍学，离开了大学哲学系。从那以后，说是以亲戚的身份也好，寄食也好，

他成了这当时全部住着女人的红庄的一员，生活到现在。一年之后，帝国大学心理学系学生，被学术界认为是一个很有前途的才子的正木敏也，也来到这所豪华的山庄。他成为红庄一员的最初名义是在课余教夫人法语，即所谓当家庭教师。不过，夫人学习法语没有坚持下去，他的家庭教师的职务，仅仅一个月就给解除了。此后他一直拖延着不肯离开红庄，照样每天从那里去大学上课。

红庄的生活对贺谷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天赐的恩惠。他的先天不足，使他作为社会的一员无论从性格上还是健康上都难于在现实的物质社会的海岸上做个弄潮儿。而红庄无疑是适应他这种变态的落伍者的。在这里他能过上他从高中时代就梦寐以求的、甚至成了他的口头禅的所谓“寂静、豪奢、高贵、怠惰的生活”。他可以不必为衣食而担心，在豪华的书斋里专心读书，在芬芳的庭院里静静漫步。

可是，这种幸福大约在半年前突然被破坏了。

“因为他，我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那家伙，那可怖的幽灵。”

与其说他是在对我讲话，不如说他正茫然自语着，他呆愣着的眼睛凝视着空间的一点，梦呓般地翕动着嘴唇。

“那家伙、那家伙，他究竟是谁呀？”

为了使他镇静下来，我故意以这种缓慢的语气插问道。

“除了只能叫他那个家伙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

他叹了一口气，如梦方醒似地泛起一丝寂寞的苦笑。

“有什么办法？我既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干什么，总之，是说不清的。——就是这样的人，而我又如此地畏惧他。嗯，朋友，我是说，在这样广大的地

球上，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我每天一定能碰到这家伙，你相信吗？”

“碰到他？”

“对，碰到他。我无论躲在什么地方，或者逃到多远的地方，每天一定会碰到他一次。我想尽办法躲开他，也无济于事。这半年来，我没有一天不在什么地方碰到他。朋友，这究竟是什么缘故，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难道这是偶然的堆积吗？”

这样说着，他盯着我的脸，一会又很快地以原来兴奋的语调说道：

“世界上有比这更令人诅咒、更可怕的事情吗？那家伙就象是我的幽灵一样。”

他突然闭住了嘴，惊慌地转过身看着，以至于他当时那令人生畏的神情至今仍历历在目。

据贺谷说，他是在半年前的五月中旬，注意到这个奇怪的人的。当时他是在去郊外的电车上，和这个人面对面地坐着。这是一个脸色苍白的令人望而生畏的瘦小男人。他那毫无血色的灰白的嘴唇，使和他对面坐着的贺谷产生一种奇妙的厌恶之感。

可是，就在这第二天，在一家吃茶店又和这男人擦肩而过了。紧接着第三天，又在郊外遇到他。第四天是在一家百货公司的电梯上。第五天是在电车的停车处——总之，在以后的每一日，一定会在什么地方遇到这个人。

当然，在最初的十天，只觉得，哦，又遇到他了，并不特别留意就过去了。然而，紧接着的两星期，三星期，每天必定碰上这个人，终于使贺谷了介感到厌恶了，油然产生了奇

怪的敌忾之心。

“嗯，大概今天不会碰到这家伙吧。”他这样想着。可是，不行，又遇上了。

这样的事继续了一个月左右，，贺谷的心情就变得坏极了。那个人苍白的脸，象窗户那么空洞却又象执拗的蛇那样的炯炯发光的眼睛，以及没有血色的薄唇，都使贺谷感到无法忍耐的恐怖。每当遇到这个奇怪的人时，一股恶寒“刹”地通过全身。

从此，贺谷开始了奇怪的受折磨的生活。他甚至试图将自己终日关在红庄的一间小屋而不外出，可是傍晚时分，当他偶然从窗户探头往外看时，又见到这个奇怪的人，以其特有的脚步，在门前走来走去，时而在门前停下来，时而往窗户上边张望。就这样，无论哪一天，这个人都会在一瞬间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出现在贺谷的视野里。

于是，出去旅行以逃避这个怪人的念头促使他下决心到了伊豆深山的一所温泉。可是，透过那朦胧的水气，哎呀，那不是那个人的侧脸吗？

就这样，这个奇怪的男使贺谷度过了恐怖的半年。他在这个故事的最后这样说道：“大家都把我当作疯子或神经衰弱病患者，无论是秋代夫人、御冬小姐，还是正木学士，谁都不相信我的话。但是，朋友，我是这样认真的呀，什么妄想呀、幻觉呀——纯粹是胡说八道。无论谁怎么说，严酷的事实却这样明摆着。”

“那么，今天你又遇到那个人了吗？”

我情不自禁地这样问道。

“嗯，当然又碰见了，看来那个家伙非缠着我到我死不可。秋代夫人为了排遣我的苦闷，今日约我去武藏野馆。拘于情面，我只好去了。走进会场，里面黑洞洞的，正在放山岳电影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待电影结束，啪地电灯打开时……”

贺谷了介一口气喝干了威士忌，绝望地笑了。

“他在呢，就坐在我紧后面的座位上。”

“那，你又怎么样呢？”

“我哎呀一声，急忙跑出去，再也无暇考虑别的了，只是感到恐怖。我对秋代夫人一句话也没说就拼命地跑掉了。”

已经过了十二点，在这深夜的静寂之中，偶尔可以听到远处传来的郊外的电车声。

听完贺谷的故事，我不能象别人那样，将这些当作他的幻觉和妄想而付诸一笑。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事件的背后有一只罪恶的手。

就在这个晚上，我发誓要为贺谷解开酿成他不幸遭遇的谜。

“你不必担心，我已经看出这件事有点儿名堂了。”

我高声地笑着，象一个推理作家似地拍拍他的肩膀。

接着，我送他走出了楼房门口，并请他明日再来详细聊聊。

谁料想事态发展得这样快。

翌日夜，我坐在桌边，感到背后有什么人。回过头来时，看到贺谷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正站在那里。他好象在看什么可怖的东西似地，低着头，盯着自己的两只手。

“哎呀，是贺谷呀，坐，坐。”

我感到惊讶，急忙招呼他坐下来，可是，他瞧也不瞧我一眼，仍然低着头，盯着那两只手。

“怎么回事？贺谷。”

一种可怕的预感掠过我的脑海。

突然他抬起头，断气似地屏住气息，压低调子道：

“我终于弄死他了，瞧，我用这双手扼死了这家伙，这可怕的幽灵。”

说着，他突然伸出两只手，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

被吓得目瞪口呆的我，久久地凝视着贺谷，灵魂深处被泼了一盆冷水似地感到毛骨悚然。

他的脸很异样，已经失去了筋肉的韧性，只有两只已经没有焦点的眼睛发出异样的光。

“在市政府，市政府的旁边，我把那小子干掉了，来这里的。”

他完全疯了。

接着，我把他带出楼房，强迫地将他推进了汽车，送往夕阳丘的红庄。

汽车沿着郊外寂静蜿蜒的道路长时间地奔驰。无数的星星悬挂在漆黑的天空上，闪闪耀耀的，夜风带着凉意迎面扑来。每当汽车摇晃的时候，贺谷就象想起了什么似地爆发出一阵大笑。可是当汽车终于到达宏大邸宅的停车处时，他却微张着口，不知什么时候沉入酣睡中了。

虽然深夜无法看得很清楚，但是红庄比我想象的更为宏伟。那宽旷幽深的长廊显得阴森而寂静，不时地从什么地方，大概是院内的深宫里吧，传来了钢琴声。

从里面走出了传达的女佣人，我对她道：

“贺谷先生身体有点不正常，我带他回来的。”

说着，我深深感到自己扮演这种角色实在不上算。

终于从长廊的远处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随即一个美青年、一个漂亮的少妇和两三个看起来是女佣人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人不约而同地呆立在入口处的门槛旁，默默地相觑着。似乎开口说话是一件可怕的事似的。

我简单地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接着和那位青年将贺谷抬往二楼贺谷的房间。

我抱着昏睡着的贺谷生硬的头部，那位青年抬着他细棒似的瘦脚，绕过了几道长廊，走到深院内的楼房前，又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果真是一幢古建筑，每上一步，脚底下的楼梯就发出轧轧的声音。

走在楼梯中间，为了换一个抬的位置，稍停了一会儿。我无意地向下看了一眼。这时，一种景象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那位青年和贺谷三人的身影纠缠在一起，如锯齿型，曲折地投在长长的楼梯上，好象三条蛇互相咬在一起，令人望而生惧。

我们终于将贺谷抬到了他的房间。让他安静地躺在床上，为了避免出现意外的事情，我们又将屋内所有危险物都拿走，并将门锁上。

一切安排就绪后，我被引到楼下深院的客厅。在华丽的吊灯下，摆着一个硬木桌子和几把坐上去会使人感到极为舒适的椅子，对面墙上的大镜框里镶着蒙娜莉莎的复制像。

刚才出现在大门口的漂亮的少妇是秋代夫人。在明亮的电灯下，我和秋代夫人面对面坐着。我再一次为这位夫人的年轻而惊愕不已。山边子爵要是仍活着的话，该是年近花甲

的老人了，这位后妻看上去却只象是二十几岁的少妇。她穿着极为讲究的西服，头发如外国的女电影明星似的，优雅、整齐地剪到脖子边。

“贺谷先生实在得到您的照顾了。”

说着，她嫣然一笑。

“是。”

我被夫人那明媚的目光刺得心神不安，急忙低下头，躲开她的视线。

在这种情况下，夫人的微笑虽然是一般礼节性的，但是我却觉得她仿佛是一朵向日葵一下子展开了花轮，我再也无心注意别的事了。

正如我最初所猜测的，夫人旁边坐着的是正木敏也。说他是青年学生，倒不如说是青年实业家更为合适——这样说是恰如其分的，从容貌到身材他都是一个稳重而魁梧的青年绅士。

我们正这样那样地谈着贺谷了介时，门静静地开了，一个年轻姑娘微俯着身子，悄悄地走了进来。我马上就知道这是御冬。她穿着黑底的带着银鼠色雅致条纹的衣服，头发随便地往脑后束起来。

御冬映入我眼帘的瞬间，我马上想起了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夏草》中那位美丽的女主人公来——她那脆弱的身体背负着过多的不幸，但是什么时候都总是冷冷地微笑着，默默地坐在那里写着或刺绣着，度过寂寞的时光。

使我产生这种联想的是御冬那冷漠而又美丽的眼睛，以及她楚楚一笑时，使人感觉到一抹寂寞的侧脸。

“御冬，贺谷先生可了不得了。”

“是吗？”

御冬叫了一声，略抬起头，她的眉头一动不动，只是嘴唇美妙地翕动了一下。

也许是我自己的想象，这不是惊讶的表情，什么地方倒和挂在正面墙上那幅蒙娜莉莎那蕴藏着永劫之谜的微笑相似。

第二天晚报的头版醒目地刊登了一则报道，说在市政府旁边微暗的通道上发现了青年画家歧部郁夫被扼杀的尸体，但尚未查清凶手。

看了报纸，我非常惊讶。贺谷所说的在市政府旁用双手扼死他所谓的“那个家伙”的话，不单是疯子的胡说了，至少是带着某种现实感，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扼死那个叫歧部郁夫的青年画家的凶手大概就是贺谷了。

只是歧部郁夫其人是不是那个使贺谷恐怖的可怕的幽灵呢？那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大概贺谷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病，结果是产生了某种妄想吧。从半年前开始，他的精神状态就不正常，受疯人所特有的苍白的幻觉所折磨，而画家歧部郁夫很不幸，偶然经过那里时，遇到贺谷神经病激烈发作，成了牺牲品。

但是，我不忍心不幸的贺谷承担比这更大的不幸，我决定将他昨晚说漏了嘴的杀人告白作为我个人的秘密而不向任何人泄露。

第三天，我再次去红庄探望贺谷。

第一次因为是夜里，我只看到红庄是一个块状的大建筑，而这一次，当我从苍郁的树林的缝隙中看到沐浴在夕阳

下，呈现出一种奇异景色的红庄时，我情不自禁地发出“噢！怪不得叫它红庄”的感叹。

难道不可说这是一座燃烧着的火红的别墅吗？瞧，那古老的洋式楼房外面密密麻麻地攀缠着无数凌霄花似的火红的花，除了那张大的窗户以外，建筑物的周围全被红色的美丽的鲜花所围绕着。如果没有那巴黎式的凉台和如寺院的尖塔似的古老屋顶，我真看不出那是住着人的别墅，而一定认为那是一座房屋样式的巨大的花的造型呢。

这种美妙的景象使我看得出神，但是当我站了相当长一阵的时间后，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红色的花叶接二连三巴嗒巴嗒地落下来，象血滴似的，我甚至还感到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这时眼前的红庄真象一座涂满鲜血的别墅。

可能是应了我的不祥的预感，当天夜里，从红庄送到M神经病院的贺谷了介死了。

他把头撞到了病房的墙上而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怎么样？冬木先生，如果不嫌弃我们的话，您不如搬到红庄来住。”

在贺谷死后三七的晚上，秋代夫人突然这样对我说。

“贺谷先生不在，这地方更寂寞了，搬来吧，我们不妨碍您写书的。”

“不过……”

当时我犹豫不决了，夫人又说道：

“或许正木先生能劝动冬木先生吧！”

听了夫人的请求，不知何故，我看到正木敏也的脸逐渐失去了血色。

“是啊，我也赞成。冬木先生，搬来一起住吧，因为二楼就住我一个人，别的房间都空着呢。”

他这样说着，可是谁都会觉得他的声音发颤。

这个晚上，也不知从哪个远处的房间传来了优美的钢琴声，大概是御冬弹的。御冬除了我第一次来红庄那个晚上之外，一直没露过面，只是我无论何时，总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可能是她弹的那优美的钢琴曲子。

其后不久，我代替了贺谷了介，寄宿到这个豪华的红庄别墅里了。

就象贺谷过去的幸福一样，红庄的生活对我来说也是非常舒适的。这和我以往低矮的宿舍楼和贫穷的生活比起来，真有天渊之别。她们给我住二楼靠里的一间屋子。高高的窗户上垂挂着黑缎子窗帘，大大的桌子，硬木书架以及只有在博物馆才能见到的印着古色古香图案的绒毡，总之，到处都摆着在我看来是极其珍贵的上等的物品。

我们每日三餐在楼下一个讲究的饭厅吃着山珍海味。

午餐，因为正木要上大学，所以在一起用餐的只有我、秋代夫人和御冬三个人。晚餐后，我们围坐在客厅里闲谈。

我觉得，仿佛小说里所描写的那种帝政时代贵族们的豪华的生活，原原本本地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日子一长，我和秋代夫人、正木的关系亲密到能够在一起毫无拘束地开玩笑的程度。不过和御冬还是象第一次见面时那样，没有什么改变。她的生活对于我，大概对正木来说也是神秘的。她除了用餐外，几乎不露面，只是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弹着钢琴，度过一天又一天。当用过餐后，把两只纤细的白手放在膝盖上，彬彬有礼地告退。这时，她的外表